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异质文明的对话——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8-16

[作者] 张黎
[单位]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
[摘要] 在20世纪德国作家中，布莱希特曾以极大的热情研究和吸纳中国文化，并把它们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。我把这种吸纳和运用称为“异质文明的对话”。本文目的在于全面考察、梳理布莱希特研究和吸纳中国文化的范围、目的、特点，以及布莱希特如何将中国文化的影响化于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念；同时也指出了布莱希特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文化的误解，以及这种误解对后世布莱希特研究者的误导。
[关键词] 布莱希特;异质文明;中国文化;对话;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

德国学者马耶尔说：“没有中国诗歌作榜样，布莱希特的后期诗歌是不可想象的。”布莱希特最初接触中国文化，是在奥格斯堡读中学的时候，是从接触中国古代诗歌开始的。布莱希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自幼不擅体育活动，但却终日陶醉在书香之中。那时他就接触过当时最为流行的贝特阁（Hans Bethge）翻译的中国诗歌集《中国笛》，[①]读过奥托·豪赛尔（Otto Hauser）翻译的《李太白》诗选。据他当时的同学汉斯·奥托·敏斯特勒（Hans Otto Muensterer）说，在豪赛尔主编的所有选本中，他最喜爱的就是魏尔伦、波德莱尔、惠特曼和李太白等人的诗选。尽管它们的译文不甚准确，常常遭到挑剔的评论家批评，却仍是非常受欢迎的读物。布莱希特在阅读这类作品时开阔了自己的文学视野。[②]中国文化，尤其是中国诗歌，最初就是在这种阅读中进入他的视野。不过那时他阅读中国古代诗歌只是偶然行为，而有意识地为变革西方审美思维而阅读、甚至翻译中国古代诗歌，则是30年代流亡中的事情。1938年，流亡在丹麦的布莱希特翻译了7首中国古代诗歌，其中6首（《花市》一首除外）发表在莫斯科出版的德国流亡者杂志《发言》第8期上。这7首中国诗歌，是布莱希特根据阿瑟·威利的英文译本《中国诗歌170首》翻译成德文的。它们是《朋友》（即古诗《越歌谣》）、《大被子》（据白居易《新制绫袄成》最后六句改写）、《花市》（即白居易《买花》）、《政治家》（即白居易《寄隐者》）、白居易的《黑潭龙》、《乾符六年一则抗议》（即曹松《已亥岁二首》之一“一将成名万骨枯”）和《他的儿子降生时》（即苏东坡《洗儿》）。[③]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·马勒在他的《大地之歌》中谱曲的李白、钱起、孟浩然、王维等人的诗歌，就是从《中国笛》中选出来的。德国作曲家汉斯·艾斯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，也采用这部诗集里描写战争的诗歌谱写过一部取名为《反战》的“清唱剧”。[④]汉斯·奥托·敏斯特勒《回忆布莱希特，1917—1922》，苏黎世，1963年版，第49页。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© 2003-2008 Email: leisun@fristlight.cn

